



清明帖

■钱红莉

苏轼诗云: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清明时节,梨花胜雪,万物纷纷迎来另一层境界。清明节,亦称踏青节、祭祖节。二十四节气里,唯有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,既是自然节气点,也是传统节日。在吾乡,逝去的先人均葬在山中。清明当日,孩子们都要跟着大人进山上坟。给童年的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群山隐隐中,摇曳着如火如荼的映山红,绚烂至极。我们总要搞一捧映山红带回家,以清水储养,多日不萎。

如今,久居城市,多年不见映山红,小区最多的观赏花木则是西洋杜鹃,与映山红花期相若,一样开在清明前后,但西洋杜鹃总归缺乏映山红那股蓬勃的灵气与泼辣的野气。

清明多雨潮湿,楼下空地几丛艾,见风长,日日不同,枝枝叶叶间散发出粗朴的生命力令人惊叹。福建人有一句祝福孩子的话:一喂长一寸。艾在清明的熏风下,较之孩子的成长,要快得多,至少一喂三寸。

毕竟是晚春了,气温渐升,杏桃海棠,花事皆了。红叶李早早将一身浅粉谢了,徒剩一树绛红叶子披披历历,每一节枝条上均遍布星

辰般密集的小果子,毛茸茸的,仿佛不敢肆意长大。最壮观的要数杏树,拇指大的青果隐于繁密的叶丛,于四月的风中摇摇晃晃……阳光如金箔,碎金一般散在身上,暖融融的,人陷溺于春懒中一直起不了身,梦一样迷离。

眼界里,均见蓬勃的生命力。正午时分,小区上空开始飘起柳絮,纷纷扰扰的,犹如一个人静默的心思,纵然启口,也是无法言明的。那些柳絮飘飘摇摇的,如山泉绕壁,最终于池塘里安身,清晨路过,仿佛下了一夜细雪……亦如一首浅淡的诗,让人恍惚无言。

四月,真是迷离的月份。合宜静坐,冥思,抑或抱着小婴儿坐在紫藤花下,婴儿的乳香与紫藤花的芳香热烈呼应,彼此交集,让人昏眩……小区一架紫藤,逾十余年,终于将整条木架缠绕得密不透风了,一条条触须肆意生长,耸立着直往虚空中去了。近旁一两株香樟,一年年静默如谜,佛一样禅定。紫藤花天性热烈奔放,花开如开闸泄洪,一路奔涌,势不可挡,甚至将自己的花一串串大胆挂在香樟树冠。远看,这些借道而来的紫花,同样披历直下,香樟树愈发庄重肃穆。

微温的夜里,紫藤开花仿佛有

微响。翌日,又是晴朗的一天,微风拂过面颊……春月在天,万物沉浸于紫色梦境中。

一年一度,日子又过到襟怀坦白的晚春,适合听听德沃夏克的《回故乡》。童年的应许之地,也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故乡。春的进程,好比一个人的童年。童年是没有边界的,童年也是一个人独自走在春夜,天上挂着细月,什么都有了。四月的春夜下,当樟树散发清淡香气,总会叫人想起童年,以及遥远的永不再来的往事,如昙花悄悄打开花瓣那么宁静,一颗心瞬间被虚空中的香气照亮,不再忧惧。

凌晨五点,窗外小鸟叽叽喳喳,大风来来去去,樟树橘红色的新叶蝴蝶一样翻飞,如同波格莱里奇弹奏的勃拉姆斯钢琴小品,雪洞一般的音符,一如永生的春日。仿佛一夜间的事情,晚樱大面积怒放,蓬勃而热烈。

早晨,前往菜市途中,路过一条小河。河面上同样铺满一层层柳絮,熏风徐徐,将细淡的柳絮稍微拂一拂,青碧色波光重新显现,远望之,整个河面犹如一匹绸缎,有秘而不宣的潋滟之美,青碧底子上,点缀着丝丝缕缕的白絮,一波一波地,在四月荡漾……

作品

无雨的清明

■韩浩月

清明节总是会下雨,反正我几十年来的记忆里,整体上是这样的,这一时节无论身在南方还是北方,无论是推窗而看,还是出门行走,都会看见或感受到线条一样的雨丝在滑落,也是神奇了,每每此刻,我都会想到,杜牧难道除了是名诗人,还是最早的天气预报员吗?他的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已从唐朝下到了如今。

作为一个对时间与节气比较钝感的人,哪怕放假通知刷屏,也难以让我觉察到清明节的来临,通常我会将之当成一个普通的日子来对待。而作为一个对环境与温度比较敏感的人,当冰凉的雨丝夹杂着空气里弥漫的清新扑面袭来时,总是会在内心感慨一下:真的是清明节到了,每一缕风、每一滴雨都在提醒你去怀念,都在催促你出门,都在跟你说那些远山、小河、树林与墓园,都在等待着你的脚步。

也曾有过无雨的清明节,只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那一年清明,不但无雨,还晴空万里,太阳虽然称不上是“艳阳”,但看上去轮廓清晰,清新透亮,没有任何灼灼之热,起先我走在这样的节日里,并没有异样的感觉,但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,是的,我在寻找雨,雨丝也好,雨滴也好,哪怕是瓢泼大雨也好,这个节日总得有点儿雨啊,没雨算什么清明节,没雨,怎么让我们在这一天变得比平常

更容易感怀?这么想的时候,我知道,清明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节日了,它已经浸透思想与精神,成为人们生命或身体里的一个本能,属于清明节的雨,早已准时在我们的身体里飘落,这样的雨,早已和地理环境、气象学无关,而和我们的生活、情感、文化有关,于是,晴朗的清明节,阳光的光线也有了雨线的形状与气息,阳光打在身上,如同细碎的雨水落在肩头,阳光那些冷暖相宜的温度,如同雨水被皮肤加热后滑落的温度,于是,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子或时刻,仍然有许多人,觉得头顶有一柄伞被偷偷地拿开了,整个人都暴露在无处不是雨的日子里。

那样一个无雨的清明节,如同一个破折号,重新诠释了清明节,也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清明节,也如同一个省略号,省略掉千言万语,摊平了2500多年来有关这个节日的所有记忆与故事,在历史的书页当中,清明节是既脆弱、清静又坚韧、绵长的那一亩,否则它经历了那么多雨水的浸泡,怎会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本真的样子?而在人们的内心当中,它一直有着一一种让人惆怅、让人平静、让人怀念也让人坚

定的功能——清明之后,暑热将要来临,这个节日像一个分隔号,让人沉淀好自己,抬头挺胸面对火热的生活。

像往年一样,2025年的清明节和其他重要的节日一样,无需变化,只需恒定地存在。它使人变得笃定、沉稳,不慌不忙,在这几天,无论走在阳光里还是走在雨里,都是在回望、想念、回忆与展望里。

春风箏影忆流年

■黄崎

着风筝的步伐,在田野上尽情奔跑,享受着那份无拘无束的自在与快乐。

每当我跑得肆意,祖母总是慈爱地提醒我:“小七,慢点儿跑,别跌了跤。”那声音,就像春风拂过心田,我转过头,映入眼帘的是祖母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,上面洋溢着如暖阳般温暖的笑容。那一刻,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,仿佛被爱的阳光深深包裹。

随着岁月的流转,祖母已化作天际的一颗星,而我也告别了那段纯真的童年。风筝也发生了变化,它们变得越来越大,图案更加丰富多彩,形状也更加奇

最美人间四月天,每每此时,便是放风筝的好时节。风筝宛如春天的使者,为大地增添了一抹不可或缺的绚丽色彩,也让我心中又涌起浓浓的思念。

记得儿时的春天,祖母总是牵起我的小手,一同踏上那片宽广的田野,去追寻风筝的痕迹。在那片无垠的田野上,我畅快地奔跑,手中紧握着风筝线,眼中满是对蔚蓝天空的向往。那时的田野,宛如一块巨大的画布,任由我挥洒童年的色彩与梦想。春风轻拂,风筝便在空中翩翩起舞,它时而冲上云霄,与云朵嬉戏;时而低飞盘旋,与大地共舞。我则跟随

我想父亲即便站在面前,也一定听不懂我的话。然而,也许万物确有灵性,我每每费尽力气说完一句,山上远处树林里不知名的鸟儿便应和着“咕咕”一声。起初我以为是巧合,可一连说了十多句话,无一例外得到了回应,等我说完,“咕咕”的鸟叫声也无影无踪了。

由是我相信,父亲其实从未远去。他也许是林间的一声鸟鸣,也许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又或是秋季头顶掉落如火红枫叶,冬夜里一场盛大而落莫的雪。世间万物,林林总总,都以沉默又深情的方式,向我传递着他的消息。每当我骄傲自满时,耳边常想起他的劝诫,叮嘱我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的道理;每当我心灰意冷时,面前常浮现他盈盈的笑意,拿手摸摸我的头,说“小家伙,这点挫折算什么”;每当我怠惰懒散时,就会想起他曾自豪地向外人炫耀自己的女儿,于是又燃起斗志和希望……在我人生中每一个迷惘、彷徨的时刻,父亲无处不在,如影随形。

于是,我终于明白,清明从来不仅是一个节日、一种哀思,更是一种心境,清明纯净,从容明澈。它让我身处灰暗仍能窥见光亮,琐事缠身依然淡定如常,它让我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里,始终拥有独自面对生活的不竭信心与勇气。

万物清明如你

■予兮

晚饭的时候,男友说,什么时候空了,带我去看看你爸吧。我嘴上应着,心里却没有做好准备。

事实上,“父亲”这个称呼于我已很遥远。不知是因为他离世过早,当时的我年幼无知,还是因为漫长的岁月冲淡了许多记忆,父亲走的这十八年来,从未入梦。我曾和母亲倾诉此事,她说,一定是父亲体谅我太小,不忍让我背负沉重的亲情,所以不敢来我梦里。

也许是吧。从我十四岁起,每年清明,母亲会买一束白色的菊花,和我一起送到父亲墓前。她是极懂他的。印象中,父亲很在意形象,有些洁癖。一件白衬衫,一条休闲西裤,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——这是他的出行标配。每天出门前,他总会在穿衣镜前斟酌很久,必得等头发抹了摩丝,脸上不见胡渣,全身上下的衣物没有一丝褶皱,才骑上摩托车出去。那时候,母亲常打趣他,面子比里子重要。我想,这样爱干净的父亲,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,一定喜欢这束纯白无瑕的菊花。

也只有这时,我相信母亲心里还有那个身穿白衬衫、脚蹬黑皮鞋的青年。在父亲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母亲从未当着我提起他,别人问起父亲的事,她总是不慌不忙地回答,扫墓时也表现得十分冷静,只顾着给泣不成声的我递纸巾。这让我一度以为,她

已将父亲淡忘了。直到有一次,我在老家的顶楼找一张老照片,无意中看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打开一看,是母亲大气端庄的行书,日记里写的是她对父亲满满的思念。虽然纸页有些泛黄,本子封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灰,但不难看出,有些字迹因落笔时浸染了泪渍,向四周肆意地化开,宛如一朵朵墨色的花开在纸上,成了世间最动人的书签。那时我以为,清明于我们母女的意义,是无尽的悼念和哀恸。

父亲离世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如今,时光飞逝,我终于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长成了大人。去年清明,我和母亲依照惯例为父亲扫墓。那是一个阴天,刚下完一阵绵绵细雨,山上的树愈发青翠,空气中的水雾满是草木的清香。母亲整理完墓前的祭事后,很罕见地絮絮叨叨同父亲说了好多话。她说女儿有出息了,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,还写了一本书,离她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而后又说,只是她年龄不小了,工作的三年来,陆陆续续也认识了不少男孩子,可惜都没有走到一起。最近认识的男孩,我觉得不错,你也替她把把关,如果觉得可以,就让她早些成家吧。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,我的眼眶里再一次盈满泪水。她拍拍我的肩说,和你爸聊聊吧。因为止不住抽泣,我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,脑袋里的思绪也杂乱无章,

潺潺清明雨

■吴建

人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霪雨霏霏,如泣如诉,有如在深情诉说着我们对故去亲人的无尽思念。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桃红李白,景色旖旎,但已逝的亲人却享受不到这大好春光了,怎不令人痛断肝肠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真正的暖春是春分之后的清明,这时才气清景明,春意盎然,人也单了衣衫,是最宜出游的日子。蒙蒙细雨、习习春风中,燕子在高空划出优美的弧线,小溪在山涧弹奏出欢快的乐曲,河边的垂柳摇曳着万千碧丝。一池春水映梨花,撩人的春色好像在呼唤着人们出去走走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利用空闲时间,抛开一切羁绊,学做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女子,撑一把油纸伞,漫步在阡陌小路上,沐浴在

潇潇春雨中,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,让春风拂去心头的阴霾,让春雨洗涤蒙尘的心田,让憧憬随着白云飘荡。白居易说:“逢春不游乐,但恐是痴人。”踏青,带给人们的欢乐是无限的。芳草萋萋,春雨蒙蒙,繁花似锦,置身其间,能消除疲惫,振奋精神。“乱花深处鸟声中”,万紫千红,杨柳依依,春在哪里,健康和欢乐也在哪里。

清明雨,勾起人们无边的思念,但更多的还是冷静、深沉的思考。清明雨实际上是在昭示人们:“死”其实是一个假象,就像春分过后万物复苏一样,所谓春来草自青。到了清明,纷纷扬扬的清明雨把已经凋零的生命变为鲜花,变成垂柳,变成春色。清明雨一次次地使生命复苏,一次次地使生命更加丰润。

清明雨纷纷,人生意切切。

明的晨曦中,清蛾飞舞,色彩斑斓,仿若天公巧绘的一把绝美画卷。满园桃绿花红,生机盎然;郁金香也赶趟儿似的竞相开放。又是一年青草绿,此时不赏春,更待何时?

清明诗中游子梦。元代乔吉的《折桂令·客窗清明》则把客居他乡的遗憾和孤独的思想巧妙地勾画出来。“风风雨雨梨花,窄索帘栊,巧小窗纱。甚情绪灯前,客怀枕畔,心事天涯。”都说叶落归根,可诗人晚年却客居他乡。他的遗憾由此而生。恰逢清明节,诗人思乡的情绪更加浓烈。风雨落下,梨花凋零,窄窄的窗户,小小的窗纱。一个客居在外的人,孤灯相伴,回想着五十年来的人生,如梦般转瞬即逝,徒剩这三千白发烦恼丝,挥之不去。天涯漂泊,游子孤独,所以,当看到一片生机的春日清明,不但提不起一丝兴趣。反而是春天的景色愈美,游子的心中越伤。遗憾忧伤由心而生,读来让人心灵悸动,久久难平。

清明诗中酒香浓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

花村。”公元845年,杜牧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行春遇雨,遂写《清明》一诗。此诗一出,“杏花村”便名扬天下。清康熙年间,杏花村人郎遂编撰了《杏花村志》十二卷,是中国唯一人选《四库全书》的村志,使杏花村更是名垂千古,杏花村也因此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村”。勤劳聪慧的杏花村人,遂把自己的品牌酒“老汾酒”也改称“杏花村酒”。许多文人骚客纷纷慕名而来,在杏花村的酒香中赏杏论诗,留下佳作无数。贵池区因此被美誉为“千载诗人地”,秋浦河则成为流淌着诗的河流。李白、杜牧、陶渊明、苏轼等人都曾驻足池州,让小小小的“杏花村”名声赫赫。后人则用“杏花村”指代酒。时值清明,思愁纷扰,何不到“杏花村”里一醉解千愁,赏一春“杏花”满心头。

清明煮诗,人间最美。行走在清明诗词间,煮一壶春的厚重或轻盈,品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,感悟生命的内涵,“清”生命之惑,“明”生活之理,不辜负每一个春和景明的清明天。